

农民伟人吴仁宝去世了,就在今天——2013年3月18日。他的死带给华西人的悲恸是巨大而无法弥合的,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吴仁宝。吴仁宝用半个多世纪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奇迹,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更大的传奇。吴仁宝奋斗半个世纪,积累了多少遗产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事。我与吴仁宝和华西村交往甚深,多次写过他本人和华西村,我知道许多吴仁宝的事,但在说他的遗产之前,我想先要说说对吴仁宝的一些真实感受和印象。

“土生土长 仁慈仁爱 育满堂才俊儿孙 倾六十春秋建天下第一村。求真求实 创新创奇 握真理挡风沐雨 代十亿农民书千年功德经”。这是吴仁宝家人在他弥留之际托我事先写的一幅挽联,多少是对吴仁宝一生的写照。

我一直认为,在当今中国群星璀璨的人流中,有些人一闪而过,就很快被人淡忘和消失了,即使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领袖;有些人则永远放射光芒,即使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民,他的存在也始终比那些曾经官位显赫、财富巨暴、名声盖天的人高贵和永恒得多。吴仁宝就是属于后者的人物。

他是一个农民。他是一个农民中最会让自己和兄弟姐妹们感受和享受中国共产党恩泽和社会主义制度温暖的人。他是一个追求崇高理想的人,他把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普惠到自己那块土地上并让之绽开最美丽花朵和收获最丰硕成果。他在中国这块充满神圣的土地上创造了看似简单其实极了不起的伟大社会实践和人类进步,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民的生存与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是中国的头等大事,离开了这一点,中国的其他事情都是空谈和无用的。在若干年的奋进与探索中,即使再伟大的领袖也不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吴仁宝在他的那块土地上却处理和解决得如此完美和富有创造性。

世上只有一个吴仁宝。中国也只有一个吴仁宝。吴仁宝创造的社会主义农村经验与辉煌成就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而且可以预料的是:只要吴仁宝存在一天,谁都很困难超越他,甚至谁也很困难模仿他。他的华西村经验和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很难复制,因为任何经济指标都可以攀比,任何巨额财富都有数量顶峰,但人的思想和精神拥有的独特性则无法完全复制和超越,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就是这样。然而,吴仁宝又是普通的共产党员都可以学习和模仿的人,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要奋斗的目标都是为了民众和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吴仁宝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超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基本理想和基本责任。吴仁宝同时又是一个最普通和最基层的干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所有干部应该做的事,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造幸福。吴仁宝又是一个最崇高和具有菩萨心肠的仁慈者,他内心的那种对人仁慈、对己严厉、对事客观公正的美德,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宝贵的光芒……他在华西村人们都称他为“老书记”,是因为他当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村支部和村党委书记而从未停止过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吴仁宝老书记——我也是这样称呼他,作为一个农村支部书记,他或许是中国最年长的干部,同时他又是最杰出的一位村干部。华西村早已是名扬中外的“天下第一村”。几十年来,华西村在吴仁宝的领导下所走过的道路和创造的奇迹,在令无数人敬佩、惊叹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他和华西村模式有这样那样的看法。然而凡是去过华西村、见过吴仁宝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认识和观点,那就是你无论怎么评价吴仁宝和华西村都会觉得过分,因为吴仁宝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无可比拟;吴仁宝的思想和能力,同样无可比拟,特别是吴仁宝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前提下,实事求是的执政能力和理念、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精神境界、大公无私的品质、内心和外在强大的力量等方面,非常人可比。我的故乡离吴仁宝和华西村都很近,这块土地是我熟悉和亲切的,正是因为这种熟悉和亲切,才使我更加敬佩和热爱吴仁宝老书记和他所作的伟大贡献与伟大实践。8年前,中央有关部门在宣传新农村带头人时让我去写吴仁宝,也正是这一次与华西村和吴仁宝老书记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从里到外真正认识了吴仁宝和华西村,从此我的“吴仁宝情结”和“华西村情结”再也无法在心底深处消失——那是一种共产主义信仰的光芒在我面前照耀,那是一个共产党人光辉形象在我面前的屹立,那是一片可以触摸到的现实的“美丽中国”的图画在我面前闪耀,那是党心和人性完美地在我面前体现和闪烁,那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力量在前面引领……

我如此敬佩与敬仰吴仁宝,是因为我在探究他在中国最基层、最难解困难与最底层的民众几十年厮守在一起共同创造美丽而幸福的家园之中,有何其多的曲折与困苦、艰辛与奋斗、无奈与

在遥远的大西南,我的故乡安宁河谷西昌段,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那时候的河谷还是蛮荒之地,地广人稀。这家人跟那家人的土地辽阔得无力修一条纤长的田埂来划定地界,而是在地与地之间,留出一定的空地来长蒿草,每隔一段,揪两把蒿草挽结起来,就是地界。每家人的土地多到开春种下去的粮食已该开镰了,而远在山脚下的土地正待播种。人们整天都在土地上忙活。不难想象,那时候,安宁河谷的物质文化生活是非常丰厚的,丰厚到让我们这些后人感觉,他们也许除了物质文化生活,再没有其他诸如精神文化上的追求。

加上,近年见诸报端的安宁河谷考古成果显示,故乡东面一个叫东坪的山脚冲积扇上有巨大的秦汉时期的铸币遗址,河谷从南到北发现的10多处,每一处都重达数十吨的大石墓群,但均无详细历史资料可佐考证——是什么原因让创造这些文明的古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去了哪里?为何史书上不曾有完整的记载?完全是谜团。

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这些遗存上显示出来的零敲碎打的历史,面对我也是一名“下江人”后裔的现实,我一直以为,在故乡的天空中,文明的星光是那样暗淡微弱、支离破碎。

是一座书院,拉长了故乡在我心头的历史,让我感受到来自古代苍穹那束遥远的星光。

2011年冬月,我去如今被称作西昌市佑君镇的河西拜访我多年未见的娘娘和姑爷。稍事歇息,娘娘和姑爷对我说:“你是文人,我们带你去一个有点名气的地方。”我以为是寺庙。他们家楼房的北侧有一座行将倒塌的破庙。两位长辈带我去的是一个长长方形的院子,四面都是古色古香的土木结构的老房子,院子的西南角上有棵硕大茁壮的女贞树斜斜地长

■讲 述

吴仁宝的遗产

□何建明

非议,甚至还有无数不可思议的诽谤与攻击、嘲讽与暗算,但吴仁宝都坚定地、坦然地面对并“笑傲江湖”,显现出他共产党员的本色。

8年前,我在写他的事迹时,最后用的题目叫“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这个题目显然让有些人感到“无法接受”,理由是“吴仁宝又不是什么领袖,怎么可以用伟人这样的称呼”。审查的人非常权威,但权威并不一定都是真理的掌握者,我以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认识抵制了这样的权威,并且没有丝毫的犹豫,坚持用这个标题发表了文章。没想到的是,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后来看了我的作品,都认为“吴仁宝作为新中国的农民代表,他所作的贡献和实践,就是可以称其为伟人嘛!”瞧,几乎所有真正了解和熟悉吴仁宝的人都与我有同感,那就是:吴仁宝确实是中国农民中“可以称为伟人”的人物!

他是一面旗帜。

他是一个传奇。

他是一种精神。

他代表了那些追求幸福和美满生活的亿万中国农民。

他代表了那些把解放全世界劳苦大众、追求人类共同富裕和创造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

他代表了具有仁爱与高尚精神境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他同样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对进步、和平的共同追求和通过劳动实现美好生活的普世价值观。

有人认为,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无法学习。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吴仁宝做的事和实现的奋斗目标,其实是条件最差的地方、最小的单位、最普通的人群都可以做得到的事,只是你是否有吴仁宝那么大公无私、赤诚为民、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坚持不懈而已。

有人认为华西村的“毛病太多”,那是因为你其实就根本不了解华西村和吴仁宝,因为处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面对这么多扎根于土地的农民们,你并不知道真正要获得让“上头高兴、下面满意”,最终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强盛是何等的艰辛与曲折!何等的奥妙!何等的不易!

吴仁宝都做到了,而且半个多世纪里他都做到了,一代又一代正确的和错误的领导者更迭不止,然而吴仁宝依旧是吴仁宝,他一个人抵挡和顺从各式各样的“领导”、“指示”、“规定”、“经验”、“路线”、“方向”,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获得“组织信仰,人民满意”的结果,这谈何容易!

吴仁宝做到了。光做到了还不行,吴仁宝是都做到了,而且最后发现,他还都做对了!

这是什么本事?这是什么能力?难道不是天才吗?难道不是伟人吗?

是。又不是。说到底,吴仁宝其实仅仅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一名每天不离家乡泥土的农民。

他的所有本事和能力,就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他的所有智慧和经验,也只有四个字:创新、坚持。

8年前我写的吴仁宝和华西村,与今天的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因为了解华西村和吴仁宝的人知道:华西村的每一天其实都在变化。85岁的吴仁宝,其实你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位“乡间伟人”虽已80有余,但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行动、他领导下的华西村,每天也在变化。

华西村只要有吴仁宝在,每天都会有新的奇观、新的东西出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到了华西村,又见吴仁宝老书记,我发现这里又有许多巨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那座屹立在田野上的摩天大楼。当时我为《人民日报》写了一个“现场实录”——小标题叫《“空中楼阁”吃自助餐》。文章内容如下:

前年从新闻上就得知江阴华西村欲在田野里建一座70多层高的“世界农村第一楼”。那时社会上有许多说法,甚至连我这样一位熟悉华西村的人都对此事有所怀疑:有人去住吗?“泥腿子”们能进得了这样的摩天大楼?老书记吴仁宝的“不土不洋”是否再次被应验“出生产力”的神话?

“农村第一楼”就在我眼前:十里之外就见其雄伟挺立之姿。走至跟前,只能向上仰望——那高

度,在京城也少有此楼,即使在上海外滩亦能称雄群楼;坐电梯,疾驰如飞,好不惬意;立顶端,眺望四周,田庄如画,飞鸟莺莺,恰似云阁仙境……

五星级,坪场场绿,廊庭宽敞,金壁辉煌。智能控控,出入只需“一卡通”,方便安全,童翁皆可自行。

华西村曾在吴仁宝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半个世纪,将一个贫困小村建设成“天下第一村”,那拓荒牛一直是“华西精神”的形象。想当年,吴仁宝牵着牛,带领几百名村民依靠一副铁肩、一副犁头,平整洼地,翻新荒田,创下苏南种粮“领头牛”的称号;改革开放,又是吴仁宝以“亦工亦农”、“以商促农”的“老黄牛”精神,一次次在市场经济的搏斗中赢得成功,使华西率先进入小康。近十年,华西村在老书记吴仁宝、新书记吴协恩的接力领导下,“老牛”、“新牛”同心合力,成为全国“首富村”。

“华西能有今天,一靠党的英明政策,二靠牛的拼搏精神。我要干到85岁。”吴仁宝80岁时,曾深情地对接他班的四儿吴协恩这样说。当时他还对村民许下一个愿:华西村的农民,要不出家门也能住上世界最高级的宾馆,吃上最丰美的饭菜。于是,盖一座“世界农村第一楼”的想法,便在吴仁宝的脑海中扎下了根。说干就干,1000多天时间,30多个亿投资,高达328米、拥有800多套房间的最现代化智能控制的五星级摩天大楼,在华西那片美丽的田野上拔地而起……如此速度,如此气概,再次体现了吴仁宝和华西人的“牛”劲,身为近邻的我,每当夜景时站在常熟虞山,向华西方向望去,那“天下第一楼”是何等的光芒万丈!何等的风采独傲!

“去看金牛!”国庆日,我陪80岁家母前去参观了这“天下第一楼”——龙希国际大酒店。尚未入楼,母亲便一个劲地拽着对我说要去看“金牛”。

“真有金牛?”我嘻笑。

“我俚全晓得吴仁宝花了几亿打买了头金牛!”母亲操着侯语,像在显耀自己家里的宝贝一般,兴致勃勃地将我拉进直升云霄的电梯。

在摩天大厦的顶端,“金牛展厅”里果真一头金光闪闪的纯金铸造的金牛昂首挺立在那儿。

“金牛!这是真的金牛!”母亲抚摸着金光通体的牛儿,眼里泛满惊讶。

“这只金牛,是早些年我们老书记为村上定购的,当时的金价比较低,现在这头金牛按市场价格已经翻了一番……”导游小姐在一旁介绍道。

母亲不无羡慕地窃语:“吴仁宝好精明哟,他坐地又让华西人赚了几个亿!”

摩天大厦里不仅有金牛,更有华西村几十年来珍藏的数百件名家墨宝和书画作品,令人叹为观止。驻足墨宝陈列室的竟然有不少是村上的长者和孩童,他们在一旁或观赏,或提笔挥毫,煞是认真精心。

“大清早,这些老阿姐、小爷叔们干啥事?”母亲见70层的旋转餐厅门口,进进出出的与她年龄相仿的老者,不由好奇地问我。

“可不,他们不太像住酒店的宾客呀!可他们为什么都上这儿吃早餐来啦?

我携母亲随人流一起进了那个离地300多米高的旋转餐厅,试探究竟。

哇,如此巨大的旋转餐厅!连我这样走南闯北、周游过世界的人也是第一次见。“可以同时接待800至1000人进餐。”穿着淡绿色工作服、现场向我们母子介绍的服务小姐,竟然是清一色的朝鮮姑娘!

华西真的牛!

看着一群群操着我所熟悉的侯语、托盘排队在自助餐盒前的老阿娘、老爷叔的身影,我不由问服务小姐:“他们都是些啥人?”

“他们大多是本村村民。”

“本村村民在这五星级宾馆里吃自助餐?”我真的很惊讶不已,真是感到不可思议。

“是的,他们经常在哪儿吃。”美丽的服务员用自豪的口气和表情向我保证。

“阿娘,侬经常在哪儿吃早餐?”我问一位坐在我身边的老阿娘。

“是啊,一个星期总要来两次呀!”老阿娘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回答我。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自己做着吃?”

“麻烦。花样也没有这儿多。”老阿娘用筷子指指背后的自助餐台,“这里有几十种花样,我在家里最多烧一锅粥、煮几个蛋,哪比得上这儿!”

“你是付现钱还是……?”



“刷卡!”老阿娘掏出一张卡,在我面前晃了晃,继续埋头她的美味。

“他们过的真是好日子!”我母亲对华西村的老哥老姐们的生活羡慕不已,数发感慨。

后来从餐厅经理那儿了解到,华西村的村民大多数每家每户都有几千八百万存款在村上的集体账户上。摩天大厦盖好后,老书记要求这里的所有住客全部面向村民。于是上旋转厅吃自助餐成了村民们尤其是年长的老人们的一个习惯。早早起床的他们,晨操和散步结束后,美美地上“空中楼阁”吃顿早餐,再回家抱孙养神……

“老人们多数一周有两次左右在此吃早餐,他们起得一般都比住酒店的客人早,所以既不影响酒店正常服务,又能为我们营业增加客源流量,里外实惠。”经理掏出了华西人的经商精道和幸福生活的奥秘。

近十年华西村的变化较前几十年又更上几层楼。村党委书记、十八大代表吴协恩将在党代会上向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报他们的科学发展新历程、新成果。

这仅仅是一个最直接又最简单的华西新变化一景,然而你会从我母亲的一点点观感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今日之华西的与众不同——华西确实无可比拟!

吴仁宝真的神奇无比。

然而你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吗——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天,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吴仁宝说:“华西村坚持共同富裕,没有暴富户,没有贫困户,只有家家户户富。”对吴仁宝来说,共同富裕是他不懈的追求。他说:“华西村富了不忘国家,不忘近邻。华西村与周边的一些村合并建成了大华西,这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有人夸他“三不倒”,“三不倒、吓不倒、夸不倒”。他却说:“坚持实事求是是我红旗不倒。”

这就是吴仁宝!

关于吴仁宝和华西村的传说很多,尤其是吴仁宝到底有多少财产,这是大家关心的。其实吴仁宝的财产无人知晓。但我知道,因为吴仁宝本人与我单独聊过这事。他老人家告诉我说,建明你可以到我的家里看看,也可以看看我每天吃的东西。告诉你建明作家,我们是乡里乡亲,你父亲与我一样都是农村支部书记。我的一生最大幸福不是家里存钱多少,而是能够看到一起与我沾到老的穷兄弟穷姐妹们现在都有比别人更好的日子过,能看到自己的子女们个个都有出息、有存款、有工作、有前途,这是我最幸福的事;能看到华西村一天比一天基础牢固、强壮,这是我的最大幸福和最大财富。



房地设立学馆,因此地在唐朝贞元十年(794年)为南诏政权的香城郡,故时任盐源县的县令王尔昌,将此书院命名为“香城书院”。

书院除了供人读书,还作为乡试的考棚。读过《范进中举》的人都知道,通过乡试的人称秀才,否则,书读到80岁,都只能称童子。不晓得香城书院自建立到科举废止,有多少安宁河两岸、横断山区的读书人在这里踏上科考的第一级台阶,圆了科考梦?

书院所处的位置相当好。它建于坡梁之上,可防洪涝。河西古镇原本就处在古代马帮要道上。北通冕宁雅安,再远可通成都;南及德昌米易,再远可抵达昆明;向西则可通盐源木里,抵达藏区;向东是安宁河谷广袤的田野,视野极开阔。

据娘娘说,这里以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河西小学的教室,她曾在这里教书20年。我似乎隐隐觉得,这个书院之所以能在西昌历史上的六大书院中唯一还找得到残骸,而且保存比较完整,恐怕跟后来长期作为小学、如今又作为学前班的教室有关。否则,谁也没有能力使一座凝聚着古人文化精气神的建筑,躲过上个世纪诸如“破四旧”、“十年文革”等疯狂践踏历史文明的年代。

在书院大门的墙上、大门外的围墙上和已经被作为学前班厨房的菜案底下,我一共找到用于记载书院创办原因及其过往的石碑六通,分别刊刻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六年、十七年及咸丰三年(1853年)、同治十二年(1872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据碑文所载,我的故乡原属盐源县管辖,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盐源县在此建立“古香义学”。学馆原址已无可考。到清乾隆三十五年,当地士绅捐资购买户姓

欲知